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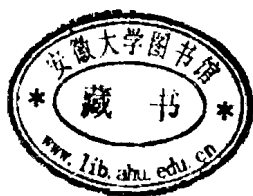
A Psychoanalyst's Search for Self-Understanding

当代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

(美) 伯纳德·派里斯著
方永德 宋光丽 方思源译



*Karen Horney. a psychoanalyst's search for
self-understanding/
Bernard J. Paris*

Copyright ©1994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夏青根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

[美]伯纳德·派里斯著 方永德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21-1672-7/B·11

定价：16.50元

献 给
欣 达 和 哈 维

引 言

卡伦·霍尔奈(1885—1952)是20世纪最重要的、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她在世时虽名声蜚然,但随后她的著作便日渐退出人们视野,直至1967年,霍尔奈的早期论文集《女性心理学》才得以出版。最近几年,她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

霍尔奈一生的公开事迹,大抵已由两部传记详尽记录,一部是杰克·鲁宾的《精神分析的温和叛逆》(1978),另一部是苏珊·昆恩的《她自己的心智》(1987)。本书讲述的则是霍尔奈的内心生活,以及这与她思想演变的联系。霍尔奈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她在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论文中,试图修改有关女性心理学的某些正统观念,但同时又留在弗洛伊德理论框架之内。然而,霍尔奈于30年代后期出版了两本书,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若干基本前提,以强调文化和人际关系来取代前者的生物定位。40年代,霍尔奈提出了成熟的理论,指出:个人是以抛弃其真实感情和发展复杂的防御策略,来应付因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焦虑。我相信,霍尔奈的成熟理论为心理学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

在人格研究方面,这些成就理应获得比目前更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虽然本书包含大量传记方面的内容,但这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我把卡伦·霍尔奈的个人历史、各种冲突和思想的演变贯穿起来,从而审视她的内心斗争是如何激励其著作,同时又在其著作中得以揭示。霍尔奈的个人问题诱使她开始探索自我理解,这方面的记录起先包含在她的日记中,后来则见于她撰写的精神分析著作之中。这一探索,在霍尔奈论女性心理学的诸篇自传性论文中清晰可见,并至少部分地鼓舞她提出精神分析新模式。这一探索最终导致她对人类行为作出独特的洞察,并在其成熟的理论中充分展开。在我为成年的霍尔奈描绘的肖像中,其成熟理论中的个人因素是十分清晰的,然而其理论的价值与其创造者完全无关,对此,我在描述时将不引用任何传记性资料。虽然这一理论尚未获得恰当的评价,但是其中许多概念已被吸收到心理学思想之中,并对临床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霍尔奈原名卡伦·丹尼尔逊,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郊区,她曾在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医学。1909年她和奥斯卡·霍尔奈结婚。从1910年开始,她与卡尔·亚伯拉罕一起从事精神分析,并于1920年成为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卡伦·霍尔奈于1926年与奥斯卡分居,1932年移居美国,当时弗朗兹·亚历山大邀请她担任新成立的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主任。她于1934年迁往纽约,成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员。1941年,卡伦·霍尔奈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一直担任主任直至1952年她去世为止。霍尔奈在其生涯的最后15年中,出版了五本主要著作:《当代的神

经质人格》(1937),《精神分析新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以及《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她的另外两本著作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女性心理》(1967)和《最后的演讲》(1987)。卡伦·霍尔奈的《青春期日记》由其女儿玛丽安娜·埃卡特编辑,于1980年出版。

尽管霍尔奈因其离经叛道的思想而遭受正统精神分析学界的摒弃,她在有生之日经历了巨大的成功。她的著作极为畅销,她的研究所兴旺发达,有关她的各类文章在报章杂志中层出不穷。无论作为演讲人,还是作为精神分析者,霍尔奈都大受欢迎。她和她的新弗洛伊德学派同事,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向正统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挑战的主要斗士。

霍尔奈去世之后,她的著作在各类教科书和历史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她被描述成一位重要人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所受到的关注日益减少。这并不是说她被完全遗忘。霍尔奈的著作以最初的版本重印了数次之后,又全都以平装本再度出版,其销售量超过五十万册。至今这些著作依然在重印。霍尔奈的研究所仍在培养精神分析家,她的思想一直在影响精神分析的发展进程,她的理论在其他领域得到运用。但是,霍尔奈获得的赞誉程度与她的重要性很不相称。借用一位当代作家用以描述她自己境遇的话来说:霍尔奈的著作“在文化中没有位置:谁也不会为了使自己不那么愚昧而非知道它、非考虑它不可;谁也不会因为不了解它而遭非议”。^①虽然情形开始有所改变,然而就霍尔奈贡献中最重要、最杰出的部分而言,上述引言依然是正确的。

对霍尔奈重新感兴趣,是从《女性心理》一书的出版开始的。

① 阿·德沃金《战地来信》,纽约杜登公司,1989。

由于书中编录的霍尔奈早期论文不同意弗洛伊德有关生殖器嫉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育方面的观点,这些论文最初出版时引起了争论,但它们随后便大都被忽视,因为弗洛伊德及其忠实追随者意欲平息这场他们自己挑起的纷争。霍尔奈论述女性心理的文章,远远走在其时代前面,然而今天,越来越多人同意,霍尔奈是第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虽然南茜·乔德洛在其《母性之再生》(1978)一书中援引霍尔奈的话主要是为了反驳,但是齐尼亚·欧兹·弗利格尔和玛雪娅·威斯科特^①的著作以及苏珊·昆恩的传记中都引用了乔德洛在《女权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1989)一书中,对霍尔奈所作的溢美之辞:

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有一段相当复杂的、有时是地下的史前历史时期,近来论述早期女性精神分析家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发掘这一历史时期。我将其政治及理论源头归于卡伦·霍尔奈。她是一位第二代精神分析家,其早先论述女性的文章对弗洛伊德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霍尔奈反对弗洛伊德将女性视为有缺陷、永远具有局限性的女性模型,在霍尔奈提出的女性模型中,女性具有积极的原始女性气质及自我评价,她将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女性心理学的批判,与对男性主宰的社会与文化之认识联系在一起。霍尔奈的理论,尤其是有关女性的早期争论,多年来似乎对精神分析的主流未产生重大影响,直至最近女权运动及挑战才唤起人们对女性心理重新感兴趣。然而,不管人们承认与否,霍尔

^① 弗利格尔“弗洛伊德理论中女性性心理之发展:历史之重建”(1973),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42期第385—408页。威斯科特《卡伦·霍尔奈的女权主义遗产》(1986),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奈的理论,为近来修正精神分析对性别理解、也为大多数早期对性别问题所持的不同观点,奠定了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尔奈本人自30年代中期起,撇开了女性心理的专题,开始提出一种她认为是不分性别的理论。^①她日益将注意力集中于男女两性的心理防御和心理冲突,她同时认识到,文化使某些防御更经常地出现于男性,而使另一些防御较频繁地出现于女性。在霍尔奈论及女性的文章中,她强调,文化对我们的性别观念具有很大影响;在另一篇题为“女性害怕行动”的未发表论文中(1935,参见附录二),霍尔奈明确指出:她之所以撇开女性心理学,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可能区分什么实质上是“女性”的,什么是文化造成的行为与性别身分。再者,霍尔奈认为,对女性加以定义是父系制社会的政治策略,意在将女性逐出男性主宰的各活动领域。

对霍尔奈的女性心理学思想重新感兴趣,这本身固然值得欢迎,但也可能会导致过分强调霍尔奈思想的早期阶段,而忽视她后期工作的重要性。苏珊·昆恩的传记便造成了这种后果。昆恩真诚地评价了霍尔奈的早期论文,对此进行详尽的论述,然而,当霍尔奈的思想离开女权主义问题时,她显然对霍尔奈失去了兴趣。对昆恩撰写的传记进行评论的人们,大多也步她的后尘,对于霍尔奈的后期主要著作言之甚微,或干脆闭口不谈。

霍尔奈在论述女性心理的文章中,日益强调文化与受干扰的人际关系,在其思想的第二阶段,它们取代了生物性,而成为神经症发展的最重要原因。霍尔奈作为《当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和《精神分析新法》(1939)二书的作者,人们通常主要将

^① 参见威斯科特(1986)一书中论及持不同观点者的部分。

她视为“文化学派”中的一位新弗洛伊德派成员，该学派还包括埃利希·弗洛姆、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克拉拉·汤普逊，以及亚伯拉罕·卡丁纳。《当代的神经质人格》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今天许多人正是读了这本著作才得知霍尔奈的。它曾使许多临床医生更加意识到精神纷乱的文化因素，并激励人们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文化。

《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使霍尔奈在知识界里名声蜚然。《精神分析新法》因系统地批判了弗洛伊德，则使她在经典精神分析家圈子里臭名昭著。这本著作虽然赞扬了弗洛伊德的天才及其贡献的重要性，但它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许多基本前提。霍尔奈的第一本书使得她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们十分不快，而第二本书惹起的怨恨迫使她辞职。多年来，人们对霍尔奈不屑一顾，其背后便隐藏着由此引起的愤怒。

霍尔奈在最初的两本书中提出了神经症的起源及结构模型。按此模型，环境中的不利条件，尤其是不利的家庭环境，会引起基本的焦虑感，对此，孩子会产生一系列自暴自弃的、相互冲突的防御策略。儿童的性发育仅仅是全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性困难是性格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

在上述两本书中，霍尔奈对弗洛伊德的最重要修正，也许在于她强调现在而非过去。她提倡注重当时的、而非以往的防御和内心冲突，她是从现时防御簇内行为的功能来解释行为的。以往经历所产生的性格结构，无需涉及婴儿期之起源也能得以了解。霍尔奈认为，成年人的行为是过去之演进结果，而不是重复早期的固结或关系。霍尔奈强调现在，这使得正统精神分析家几乎不可能彻底理解她的思想。

霍尔奈的第三本书是《自我分析》(1942)，该书最详尽地描

述了精神分析过程如何在她的新模式中产生作用,该书还记载了霍尔奈对患者“克莱尔”病史的详述,这是她发表的唯一长期病史记载。该书在精神分析界内并未获得好评,霍尔奈对自我分析的可能性抱乐观的肯定态度,但圈内的许多人士对此十分怀疑。但是,许多人都读过这本书,因而,它促成在伦敦建立起自我分析研究所。

《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两书,在描述防御基本焦虑方面,比先前的几本书更为充分,两书还提出了更加复杂的分类方式。《自我分析》只列出十种神经质倾向。成熟的理论则将防御分成人际与心理内两大类型。《我们的内心冲突》主要涉及人际类型,即趋向、反对、离开他人(顺从、攻击性和超脱态度)。该书还开始探索心理内防御,这一探索在随后出版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得以系统检验。在该书中,霍尔奈描述了她所称的“骄傲系统”:人们为了补偿无价值、无能等感觉,会生成一系列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从而产生神经质骄傲、神经质的要求、暴君式的“应该”和自我憎恨。这种神经质的投射,是寻求一种荣耀:我们企图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化形象。由于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会强化原先企图平息自我憎恨。这种“恶性循环”在霍尔奈的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

人们通常认为,霍尔奈提出了一种文化制约论,该理论只能描述她那个时代的神经质人格。毫无疑问,《神经质人格》和《精神分析新法》令人产生这种印象;但是,她的理论经过演变,包括了东西方许多社会中存在的防御,从古代直至今日。攻击性、退缩和顺从是复杂的人类防御,而在动物王国中也存在着防御的基本机制——厮斗、逃跑与服从。由于这些策略实质上是本能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如此大量地存在。霍尔奈理论的应

用范围很广，在文学批评、生物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已获得运用（参见附录一）。

可是，既然霍尔奈的成熟理论具有如此广度、力量和应用范围，为何没有更多人来运用它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此我不打算深刻地挖掘思想的社会性，仅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当霍尔奈因抗议而辞去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职务时，许多精神分析家把她视为胆大妄为的女人，因为她攻击了他们的英雄——弗洛伊德（多半是因为生殖器忌妒和对她父亲的莫名其妙的怨恨），还因为她竭力想推翻的理论是他们的职业和全部思想方法的庇护所。正如我们所见，一种对霍尔奈不屑一顾的态度由此产生，并一直影响着对她著作的认可。昆恩写道，“有这样一位出名的精神分析家，在一次会上听说我在撰写霍尔奈的传记，戏谑地问我，‘她值一本书？’”昆恩认为，“因为霍尔奈作为叛逆离开正统精神分析学界，在某些圈子里仍流传着这样的不实之词：‘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①

霍尔奈“在文化中没有位置”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著作明白而近乎常识。埃德加·列文森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是这样评论《青春期日记》一书的：“她的观点，一旦被接受，便显得如此显而易见。阅读弗洛伊德的书，人们会想：‘谁会想到……’阅读霍尔奈的书，你会想：‘当然是的。’”（1980年，第16期）我给《书评》写了答复，以表达我至今依然怀有的愤慨：“不错，霍尔奈与弗洛伊德不同，她的想法的确显得近乎简单的常识，任何人或许都能想得到。然而，在霍尔奈之前，就是没有人想到过。人们读了她的思想，‘当然是的！’，随即便忘了他们在此之前不

① 罗·丁纳基对昆恩《她自己的心智：卡伦·霍尔奈生平》一书的评论，载于《纽约时报书评》1987年11月29日。

知道这回事。这样的情形太常见了。”(1981年1月18日)如果说在1981年明晰已不再时髦,那么到了今天,拉康、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时代,明晰成了致命的东西。

的确,霍尔奈的明晰和常识含有某种不足之处。她的著作中很少有诗和神话;与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的著作不同,霍尔奈的书中也未充斥神秘高深的术语,更没有唯大师才拥有的秘密知识之光环环绕。她的书中也看不到精致复杂的类比或神话体系,这些体系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晦涩的、难以用言词表达的东西。霍尔奈的书大量涉及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得知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婴儿期及无意识经验的富有发明才智的假说。霍尔奈也探索无意识动机和无意识冲突,但是她却让这些东西很方便地为有意识的头脑理解。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如此易懂的理论能有深度——的确,有些深度是霍尔奈不曾探索的。

霍尔奈著作所解释的神秘现象属于我们通常不视为神秘的那类现象,它们是普通行为之谜,常见的人类精神症。霍尔奈的成熟理论使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精神病理现象变得陌生起来,让我们首先去辨认它,然后去认识它。我还应补充,该理论还能够解释极端行为,如伊阿古、李尔王、^①拉斯科尔尼可夫的行为,或《呼啸山庄》中卡赛和希斯克利夫的行为^②。正如罗森玛丽·丁

① 伊阿古是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中的人物;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主人公。——译者注

②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蒂的小说,卡赛和希斯克利夫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译者注

参见派里斯“嘘!他是个人”:希斯克利夫之心理研究”,载于《妇女与文学》第二卷,第101—107页;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中的精神危机和冲突》,1991,纽约英赛特出版公司;派里斯“以霍尔奈理论研究文学”,1991,载于《美国心理学杂志》第51期,319—331页。

纳基指出的,霍尔奈的理论“缺少了某一次元”,^①但是任何理论都是如此。霍尔奈的理论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它也从未假装包罗万象,但是它的确解释了许多现象。

忽视霍尔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抵制。她告诉我们太多有关我们的事情,这些事我们无法驳斥,却又不想知道。大多数其他精神分析理论的可辩驳性要强得多。霍尔奈教导说:健康是一种可能,但却使我们感到神经质,因此是一种具有威胁的结合物。她指出了成长的前景,这使她的见解更具挑战意味:她要我们设法改变,不许我们像弗洛伊德那样,抱着悲观主义聊以自慰。在霍尔奈看来,神经症是广泛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避免的,她相信治愈是可能的。这种希望既能鼓舞人,也能压制人,导向自我批判。有时,我们更容易相信:文明注定我们感到不满足。

霍尔奈的成熟理论在文化中没有位置,其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它以现时存在的防御和内心冲突的簇群来解释人的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提起人的行为分析,总是强调其起源。谁的理论强调现时,肯定会遭到抛弃。精神分析越来越远地深入前恋母体验进行探索,以此图谋发展。受过训练、只会以起源来思考人的动机的分析家,当然不会满意霍尔奈的结构解释。

霍尔奈的思想由第一阶段演变到第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她移居美国的结果。在美国,霍尔奈受到新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她接触到的大量患者,令她意识到弗洛伊德理论产生于一个性压抑的社会,这一根源极大地影响了该理论。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霍尔奈 30 年代的论著,便不难发现,虽然她的思维方

① 罗·丁纳基对苏珊·昆恩《她自己的心智:卡伦·霍尔奈生平》一书的评论,载于《纽约时报书评》1987 年 11 月 29 日,第 11 页。

式有所改变,但是她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始终未变。霍尔奈竭力求解的,依然是她在论述女性心理的论文中强调的那些问题,根据霍尔奈传记中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些问题也是她本人的问题。在她的日记中,在她与卡尔·亚伯拉罕共同进行的精神分析中,在她论述女性心理的论文中——事实上在她所有的精神分析论著中,卡伦·霍尔奈竭力找出自身的意义,从自身的困难中解脱出来。她的思想不断演变,这不仅是由于外部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她早先试图理解自己的努力归于失败,因此在认识自己的探索中需要新的方法。

杰克·鲁宾和苏珊·昆恩都把霍尔奈的生活与她的著作联系起来,在此之前,哈洛德·克尔曼也是如此,^①然而,他们都未能详尽地探讨。霍尔奈的青春日记,鲁宾读到过的十分有限,这些日记使我们看到,痛苦和内心冲突是如何激起霍尔奈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她日后的许多真知灼见,也都是由此产生的。昆恩使用这些日记,主要是为了重构霍尔奈的青春期及婚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事件。倘若没有鲁宾和昆恩的传记,我无法写成此书,因为只有先充分地记录下霍尔奈的生平,才可能着重研究霍尔奈这个人与她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对霍尔奈的生平作了大量的补充,因为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有关霍尔奈生平的资料,这些资料迄今为止无人知晓。

鲁宾对我的帮助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他在撰写传记过程中,曾与一百多人通信或面谈,其中大多数人现已过世,他收集并且编纂出了霍尔奈的回忆录。这份材料苏珊·昆恩读过,现存放于耶鲁大学卡伦·霍尔奈文献馆内。当我开始研究时,不

^① 哈洛德·克尔曼《助人:卡伦·霍尔奈的精神分析方法》,1971,纽约科学书屋。

曾料到其内容会如此丰富,因为其中许多东西鲁宾和昆恩在传记中都没有使用。虽然鲁宾声称,他在揭示霍尔奈的“污点及一切”,但由于他本人是霍尔奈学派的精神分析家,所以力求保护自己导师的名声。鲁宾的采访记录显示,霍尔奈不仅帮助过许多人,从而受人敬仰、具有非凡魅力,她也是一位无情、爱好竞争的人,有时她的所作所为具有破坏性,并且充满矛盾。她不善于与人交往,性行为是被迫的,外行的。比起鲁宾来,昆恩在书中披露了更多有关霍尔奈的负面事实,但她还是将许多材料弃之不用。这些材料我将在本书中使用,不是为了引起轰动,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认识霍尔奈的奋争及其洞见之间的联系。我本人也进行过大量采访,但是若无鲁宾的贡献,许多有关霍尔奈的事迹将永远无人知晓。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中,还包括玛丽安娜·埃卡特和瑞那特·帕特逊的未发表文章,她俩是霍尔奈的女儿,现仍健在;资料中还有霍尔奈同时代人的录音和录像带,这是为历史目的而录制的。

霍尔奈的传记作者往往面临这样一个难题:霍尔奈的性情十分孤僻,很少向他人诉说自己的感情与经历。她的女儿玛丽安娜和瑞那特都说,她们对母亲不甚了解。霍尔奈从十三岁到二十六岁记的日记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她的内心生活;然而,霍尔奈以后岁月中却仅留下五十封信,这是她于1945年至1951年间写给长女布莉吉特的,后者一直定居德国从事电影事业。在一生走向终点时,霍尔奈与布莉吉特的关系最为亲密,这五十封信是不久前才公诸于世的,使我们对母女俩的亲情有真切的了解。

我们也许会问:详尽地描绘出卡伦·霍尔奈的人格与经

历,并揭示它们是如何影响她的思想——这样做足够了么?也许还不够,但是这些内容足以使我们承认,霍尔奈的精神分析著作何等赤裸裸地袒露出她的自我。这位极端孤独的人不断地描述自己,将内心生活呈露给任何能够觉察的人。霍尔奈花了大量精力作自我分析,但是据瑞那特所言,她从未将这些自省告诉过他人。然而瑞那特断言,“她不能永久压抑它,全部留给自己”,她的书是“隐密的自传”。^①

我在阅读霍尔奈著作时,注意到《自我分析》中的克莱尔和日记中的卡伦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这时我开始觉察到霍尔奈是在揭示她自己。克莱尔的故事中写到了卡伦的童年,使我们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日记中描述的她与母亲的关系。我们从《自我分析》和日记中认识了霍尔奈之后,那些论述女性心理的文章中的自传特征便昭然若揭,她后期撰写的著作也无不如此。

就这样,有关卡伦·霍尔奈的成长发育、自省和冲突,我们已经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她的著作十分迷人,这不仅因为其思想的价值,而且还由于它们讲述人性的故事,使我们洞察这位性格异常复杂的人的人格,以及她对自我认识的追求。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追溯霍尔奈的探索,从而理解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主观成分,这个问题在不少传记中都提出过,并是两本重要著作的中心论点:一本是《云中脸孔:人格理论中的主观性》,作者是罗伯特·斯托勒洛(1979),另一本是《心理学缔造者:个人因素》,作者是曼迪斯·哈维(1988)。它还使我们了解创造过程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感情痛苦与洞察力之间的关系。

^① 引自瑞那特·帕特逊与作者的一次谈话,1989年12月28日。